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十七回 安老爺京報高升 呂秀士香閣出丑

詞曰：龜因殼硬兔因毫，獐為臍香鳥為毛；花為色嬌遭蝶彩，雀因聲巧被籠牢。人因多能偏有害，馬為能行反受勞。當場莫如推不會，一生安樂最為高。

按下閒詞。

話表臨妝正在房中與呂昆調情，相敬點心，忽聽得樓梯響亮嘈號之聲，他二人唬得魂不附體。欲把呂昆依舊藏在圍屏匣裡，又怕人來撞破，只得命呂相公躲在屏門後馬子巷內避一避。臨妝離了房中，先到樓門口探探信兒，看是何人上樓。

只見有個（了）姐姐站在樓梯上，手裡取著一根竹竿。口中嘈號，趕的是那金獅貓兒。你道趕他怎的？只因小姐有幾盆素心蘭，擺在樓底下小書房香幾上面，半段窗子開在那裡，金獅貓在裡面啃那素心蘭的葉了。只位姐姐看見，恐怕咬了蘭花，故爾取了個竹竿，站在樓梯上趕這貓兒。臨妝見並不是小姐，方才放心。自然那個姐姐將貓兒趕去，依舊下樓不題。

只言臨妝轉身進房，將呂相公請出了馬子巷，道：「相公，適才並不是小姐。有人在樓上趕貓兒。」呂相公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卻吃了我一驚。」臨妝道：「相公不須害怕，若是小姐上樓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言畢，仍然坐下，斟茶與相公用點心。彼此談些閒話，情如魚水，恩愛如山。正是：

夫妻一夜恩如海，兩情義重似如山。

他們在樓上談心不題。再言小姐在樓下請過了安，只見談氏夫人雙眉緊蹙，面帶憂容，小姐道：「母親為何只等光景？」再見旁邊有付牙牌，擺在桌上，忙忙問道：「早晨母親就看牌麼？」談氏夫人道：「我兒有所未知。做娘的昨夜夢見你爹爹到我跟前，遍身穿的是白，頭生了一角，不知主何吉凶。故爾為娘的不放心，今早起個牙牌數兒。」小姐道：「〔數〕裡如何斷法？爹爹幾時回來？講個明白與孩兒細聽。」談氏夫人道：「求籤問卜，不過決人心上之疑，那裡有一定之理？若依這數里邊，空空洞洞，全無定準。」小姐道：「孩兒看母親此夢，孩兒到有個詳法。俗云：詳夢要反詳。白者為吉，紅者為凶；但凡所夢宜白不宜紅。頭生角乃大吉之兆。想爹爹雖然官居侍郎，到底是個佐貳之權，頭生角主加官進爵。」

母子正在此詳夢，忽有家人稟道：「京報提塘差人在外。恭喜老爺加升兵部大堂。有家書投遞。」家人將書呈入。談氏夫人拆書觀看，上面寫道：

自別夫人，已經半載，不覺寒又更暑矣。想必家內闔宅均安，不待言問。予思勤勞王事，早晚殷殷，都被名疆利鎖所牽，未免難得暮年之樂。今蒙恩渥，擢用兵曹正印。切思身為人臣，應當報效皇家。但所慮者，幼女瑞雲應為此時擇配，庶不至有標梅之歎。老夫日夜憂心，每於各省會試之期，用心暗選，大都才品兼優者甚少。意在到任之後，告假回蘇，再為定奪。書此代面，餘不盡言。

夫人將書子看過，遞與小姐觀看。小姐看畢，見他父親升了兵部尚書，喜不自勝。然雖他父親做個這樣大官，小姐到底是女生外向，與他無乾，亦暗暗心中自歎道：

爹娘榮耀非為貴，兒夫身顯乃真榮。

不說小姐想他的心事。再言談氏夫人吩咐：把京報提塘打發回去。命人將府門外貼了報單。眾家人道喜不題。

再言小姐在夫人房中坐了一會，要打點回後邊樓上去。忽然想起件東西，望著老夫人道：「孩兒問母親要的那鳳穿牡丹的床圍花樣，不知母親可曾尋出來是沒有？」夫人道：「花樣匣子在第四張櫃內抽屜裡。你可自取便了。」小姐起身開了廚門，取出一大包花樣，放在桌上，打開細細的找了一會，並沒有得，夫人道：「我兒，目今天氣困倦，何不歇歇？每日起來做他怎的？」只教做父母有愛子忘。〈原文如此〉小姐道：「喜得目下天氣甚長，正好做些針黹。等待到了五、六月，天氣炎熱，汗淋淋的，那裡還得做他？縱然〔做〕出來的東西，卻也不得好看。」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記得正月裡，劉矮子的妻子到我家拜年，見他有個鴛鴦戲荷的樣子，是我描了一個下來。不知收在那裡，且待我尋一尋看。」言畢，開了第四張廚子，取出個拜盒打開，連連的道：「我兒，在這裡了。」小姐取了觀看，卻也畫得不壞，忙把一幅大紅緞子上了棚子，將花樣千在上面，放過一邊，意思要命臨妝取上樓去，好用粉畫。見他不在跟前，隨即回後面，走至樓梯口，叫了幾聲臨妝。

臨妝聽見小姐來，忙忙將呂昆依舊藏在圍屏匣子內。小姐上樓道：「太太房中有個棚子，快去取來！」臨妝不敢推辭，望著小姐打客打客，只得在板上敲敲打打，口中言道：「我是下樓去取棚子去了！」臨妝不敢明說，只好暗中遞個信兒。

今小姐見他下樓，到他房中一看：只見擺了兩個杯兒，心下生疑道：「這賤人是何道理？今日看他神思恍惚，言語顛倒；一人擺了兩付杯箸，好生奇怪！」就在臨妝房內到處搜尋，連馬子巷內都已尋到，並無蹤影。小姐卻也信服得過：三尺之童，不得擅入，那裡有這等事？並沒人藏於樓上。只得離了臨妝的房，意欲回自己房中。